



## 写给父亲

□ 张淑清

小时候，我不喜欢父亲。那年我10岁，夏天的午后，母亲嘱咐我去放4只小鹅，几个伙伴在大街上玩，我经不住诱惑也加入其中。等日头偏西，谁家女人呼唤孩子，我才如梦方醒：“我的鹅呢？”四周找遍了，只剩下2只，丢了2只。坏了，我清楚这一顿打肯定逃不过去。果然，我将2只小鹅赶回院子，在给苹果树修剪多余枝条的父亲，一看少了2只，就问哪里去了。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父亲五指山搨过来，左右开弓，我眼冒金星。母亲从厨房跑出来拦住了父亲。临了，父亲又补了一脚。父亲认为我不小了，连只鹅崽都看不住，不该打吗？

我想好好读书赶紧离开家，离开凶巴巴的父亲。饭桌上吃饭不许吧唧嘴，否则筷子头抽。凌晨4点多钟，父亲敲玻璃窗把我们叫起来，捧着粪筐沿大道捡粪。吃罢早饭，只要不上学，必定带着我们去田地拔草、侍弄庄稼。下雨天，

父亲也不闲着，在堂屋地上编筐，我本想出去玩，父亲呵斥一声，我麻溜搓苞米。他不愿儿女闲着，从我记事起，家里总有干不完的活，锄头扔下，扛起耢头，驴拉磨似的，反反复复。羡慕别人的父亲，可以平起平坐，促膝交谈，像朋友般的关系，但我的父亲威严不容人靠近。

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只读过五年书，但爱看书。家里有一口木头箱子，里边藏着很多书。父亲在生产队做队长，趁着他去给社员开会，我们取出书来看。箱子上的锁，始终是虚张声势摆着的。我与弟弟商量，他看一会儿，我给他放哨，瞄着大门口，一旦父亲回来，马上打扫战场。我看书，他替我站岗。有一次，弟弟被几只麻雀引到院子里去了，我看得十分投入，父亲回来我也不知道，一抬头见父亲雷公似的伫立在眼前，吓得我慌忙中将小人书掖在身后，唯恐他的大巴掌劈来，结果，父亲噗嗤笑了：“看吧，我不反对多认字

儿。”

我读中学时，经济条件好了些，父母打理果园和土地，农闲时，父亲打几天零工，心情也好了，脾气也收敛了。从小学到高中，我们没有让父母接送过。父亲的严厉管教也是有好处的，他培养了我们的独立能力。

当时弟弟读大学，考虑到家庭条件，我最终没有读成文学院，但我爱写小说，成了业余作者，报社、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，父亲嘿嘿乐着，配合摄影师拍照。节目没播放前，他揣着一盒平常舍不得抽的烟，挺着胸脯，走在街上，碰着叔伯大爷递一根，听着人们对他的夸赞。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俺家清儿……”

播出那晚，父亲正襟危坐在掉了漆的椅子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看到镜头里的自己，他的脸居然红了，一个劲埋怨衣领不板正、扣子歪了、头发也没梳……看着看着，父亲的眼眸闪着泪，别过脸谎称

虫子飞进眼里，照着袖子抹了把泪。我未能读文学院，始终是他内心的隐疼。

我们一家住到城里，回老家探望父母，父亲早早吩咐母亲，做我爱吃的炖猪肉粉丝，蔬菜水果准备了一堆。他朝我碗里夹菜，和我抿一杯老酒，酒后说着土地与村庄里的一切变故。以前我们走就走，也不送一下，现在，他帮着将土特产搬进后车厢，不住叮嘱：“在城里别省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家里有土地，啥也不缺。我和你妈好着呢，不用惦记。”直到车启动、开走，父亲仍像一棵老柳树栽在原地，痴痴地望着我们渐行渐远。

父亲同我们说话也变得小声细气，生怕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。曾经的父亲魁梧霸气，在家里是“土皇帝”，母亲也逆来顺受。眼下，他的脊梁弯了、华发苍苍，仍然侍弄土地，不歇着。他和母亲一道，以余生的时光，努力着做好我们的大后方。

## 星期一的早晨

(外一首)

□ 卞奎

星期一的早晨  
车马匆匆如水流

爷爷送小孙去幼儿园  
小孙哭哭啼啼不想去

老公要去远方出差  
可以有大大大的拥抱

同事走去图书馆还书  
眉宇写着兴奋

练琴的人忙着会课  
胸中荡漾着旋律

秘书备好了程序和茶水  
提醒经理忙碌出行

老年人兴冲冲走向公园  
倾心操练八段锦

还有舞红绸子的  
还有摇彩扇子的……

星期一像是万花筒  
恍惚闪光的碎片

跳跃聚合  
交互着美丽憧憬

## 玉的诗思

好的玉像是种子  
栽进爱玉人心田

是成长的灵魂律动  
是沾着体温的小天使

那美妙的玉器  
向人们走来

与其说是石头  
不如说是精灵

那滇桂的翡翠  
那新疆的和田玉

那青海的昆仑玉  
还有来自缅甸的润玉

或云色中透洁光  
或水纹中蕴青翠

至美的还有卞和玉  
一份赤子情

是诚挚之美  
不为瓦全宁为玉碎

玉片欸乃着  
纯粹的生命活力

别忘记泰山玉  
浓郁着雄阔胸怀

贴心的玉  
如影相随

心灵之象征  
焕发月光般的高贵

## 豆腐滋味长

□ 赵文新

在文化馆听一位作家讲座，谈及创作体会，素材来源于生活，他驱车跑遍集市买小缸，为的是在物质丰富多样的今天，冬天能吃上家乡菜——酸菜熬豆腐，写出了《腌制一锅乡愁》的散文。他的一番话勾起我的思绪，我想的不是酸菜而是白嫩绵软的豆腐，想起了记忆中换豆腐的吆喝声。

小时候，老家吃豆腐是用黄豆或猫眼样的花豆去换，4两豆兑换一块半炸方的方形豆腐。他们推着木制手推车，带着两桶豆腐，跨村走巷去换。

独特的声音留下的印象最深。我记得一个人吆喝：“豆——腐……豆——腐……”他吆喝的时候，“豆”字拉得很长，“腐”字吐出半个又吃进去。那叫声就像往河里扔小石子，划着弧线，掉进水里一样。我上学前在奶奶家。奶奶在院子里择菜，听到声音说：“别看他叫得唧唧喳喳，他做的豆腐下锅齐整，咱家换一块。”

奶奶端着半瓢黄豆出去，我也跟着去。奶奶裹过的小脚，走起路来八字形，我踩着她的脚印往前走，一路充满了喜悦。

换豆腐的人五十多岁，手推车两边各挂一个水桶，豆腐块泡在盛水的桶里。正如奶奶说的，他豆腐做得就是好，从他们村到我们村，还是整齐

的四方块。豆腐做不好，几里地推车来早颠簸坏了。奶奶等他称完豆子，执意要自己从桶里捞豆腐。回去的路上，奶奶说，他一路换豆腐，没地方洗手，还不是连拿豆腐带洗手？年幼的我，不太明白奶奶说的话，就觉得奶奶很干净。

后来想想，换豆腐的人给别人拿豆腐，手也伸进水中，泡豆腐的水早被他洗手了，还是眼不见为净。

换回豆腐做菜吃就是改善生活。大灶上烧着柴火，奶奶把豆腐托在手心，用刀尖在豆腐上面画成井字，再横着划一刀。奶奶用刀在手掌上一推，一排排白色薄片扑腾着下锅。我担心而好奇地看着，锅里的汤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泉眼一样的泡泡，小豆腐块在里面翻滚着。我想到跳跃的鱼儿，不觉舔了舔嘴唇。

家乡的习俗，腊月里家家做豆腐，取“腐”与“福”的谐音，祈盼新年风调雨顺、福气满堂。我家把泡得鼓胀胀的黄豆，加上水，挑到生产队的磨坊去磨豆腐。一大早去排队，排了2个多小时才轮到。磨豆腐时，天气太冷，磨盘被冻住，浇上热水才又转起来。借



来的小毛驴累得走不动了，我帮着推磨。看着泡展的豆瓣儿一勺一勺地填在磨眼里，白色有些黏稠的浆汁汩汩地流淌着，想着白玉一般热腾腾的豆腐，幸福也随着磨盘的转动弥漫着，跟寒风一起袅袅升腾。

父亲把两桶豆汁挑回家，用酸浆点的时候，出的豆腐不多。“世上有三苦：撑船、打铁、做豆腐”，或许辛辛苦苦磨出豆浆汁，却点不出多少豆腐，也是做豆腐苦的一些因素吧。

家里磨了豆腐，菜的花样多起来。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(青)二白，吃着凉拌豆腐，也听家人说这句话，感知内涵，还吃冻豆腐、炸豆腐。在缺油少肉

的年代，豆腐像肉，我又尝到了“肉”的滋味。

前年，工作关系，我了解到了家乡豆腐的一脉传承。汉代发明豆腐，南方移民给带到长城脚下，清代曾作为贡品专供清宫御膳房。在历史进程中，家乡的人们根据饮食习惯，研发了豆腐宴中的豆腐的做法。了解了相关内容，我对豆腐多了一份亲切，对家乡民俗增添了敬意。

“鱼生火，肉生痰，青菜豆腐保平安。”在珍馐佳肴摆满餐桌的今天，我很怀念以前换豆腐的时光，记忆深处又想起那一声声吆喝：“豆——腐……豆——腐……”